

## 第一章 史上最強戀妹狂

黃璞眼中彷彿能射出冰箭，「沒看到我掛的牌子嗎——色狼和流氓還有計歡不得入內！你看不懂中文嗎？」

半個小時後，計歡筋疲力竭的從五〇八病房離開，剛才所經歷的一切，絕對是他圓命生涯中從未經歷過的極度危險。

「黑洞命格！一個人的命格竟然可以演化成那麼恐怖的樣子？連我的靈寵都吞掉了，如果是普通命師，光這一下就會減壽十年，龍門的甲級客戶果然危險。」他左思右想，最後決定去問許令，「那黑洞連吞八條小白，看來不能再試了，問問老頭究竟是怎麼回事吧。」

誰知回到病房時，許令卻沒在裡面。

房裡空盪盪的，正午的烈日從窗外照進來，曬得那些滴血蘭花無精打采。沒有許令在，這些花的精神也都消失不見了。

計歡找護士問了問，才知道許令剛才去了天台，便趕緊向天台移動。

天台上，許令憑欄而立的背影顯得異常專注，計歡來到他身邊，沿著他的視線向下望，卻看見一輛看似坦克、實際上是吉普車，並一路噴著滾滾黑煙的古怪東西，駛進了醫院大門，正停在樓下。

「是丫頭呀。」計歡說。那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吉普車，是諸寧兒所有。

許令繼續沉默，目光仍緊盯著吉普車不放。

計歡也有點好奇，跟著仔細看，只見高挑的諸寧兒從駕駛座上下來，然後副駕駛座也跳下來一個留著及臀長辮子的小女孩，雖然距離太遠看不清面目，但仍能從她的動作看出她的精靈活潑。

「她沒說要帶朋友的小孩來。」計歡想了想，很篤定的說：「肯定是半路撿的，這丫頭總喜歡收留流浪貓、狗，可是卻連仙人掌都養不活……老頭，你的表情為什麼一直這麼深沉？」

許令在那裡擺出沉思者的姿勢，一直不說話，這太不符合他老頑童的個性了。

「你注意到沒有？」許令忽然低聲開口，「寧兒她身邊。」

「嗯？」計歡又往下看，見到那小女孩正和諸寧兒說說笑笑，不過除了小女孩之外，諸寧兒身邊就只有那輛吉普車了，難道那小女孩不對勁？計歡立刻慎重起來，「你是說，丫頭帶來的……」

「沒錯！」許令狠狠點頭，「她帶來一個相當好吃的女孩！」

「哈哈，那小女孩是挺可愛的，嗯？嘍？老頭你剛才用了什麼形容詞……好吃？」計歡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幻聽了。

「好吃！」許令重申，雙眼直勾勾的望著樓下，「清炒、紅蒸、燒烤……」

計歡毛骨悚然的打了個冷顫，他開始懷疑老頭精神上是不是有問題，「老頭，你沒事吧，看到那麼可愛的小女孩你會想到吃？」

「不孝子！」許令嘀咕一聲。

這三個字通常是掀起一場動亂的根源，計歡經驗豐富，一聽到不孝子立即凝神以

對，但這次許令卻出乎預料的安靜，完全沒有動手的意圖，只是站在那裡喃喃咕噥。

接著，一聲響亮的腸胃蠕動聲，解釋了許令為什麼沒有動手，也解釋了他哪裡出了問題——不是精神上，而是肚子裡。

結論只有一個，許令餓了，非常餓，兩隻眼睛都冒出了綠光。

計歡屈指算了算，老頭只是一整天沒吃飯而已。

在之前，老頭曾抱怨醫院的食物太難吃，當然，的確很難吃，所以許令決定絕食抗議。但早上還活蹦亂跳的，到了中午就餓到失去理智，看到水嫩小女孩會想要吃人肉，這種因肚子餓而喪失理智的速度還真是罕見。

於是計歡把許令攏回病房，一邊安撫說已經訂了食物了，一邊試圖和他交流。

「老頭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怪異命格，我用命格具現的能力，顯現出的命格形態是一個黑洞，更可怕的是，我的靈寵竟然被吸進去絞碎了！幸好我天生靈能無限，損失多少都會補回來，否則這下肯定會折壽十年。」

「餓……餓……」許令望著天花板，眼神一片虛無，根本沒聽他在說些什麼。

「對方的體質很奇怪，據說以常人十幾倍的速度消耗生命力，只能活到二十歲，我懷疑是她命格上的先天缺陷，導致了這種體質，而且，她還會一種神奇的針術，能治癒一切頑疾！」

「烤鴨……」許令的嘴角已經流出口水了。

「老頭，我打算和她的家人交流一下，由你出面替她圓命，然後她用針術替你治病，兩相得宜，是不是很完美？」

「……」許令似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計歡湊近仔細觀察，只見他的眼裡逐漸露出野性的渴求，牙齒也似乎更加尖銳，光禿禿的額頭泛著凶光，像是有一股原始的力量進入了他的身體，讓他發生詭異的變化。

「難道因為肚子餓，原本就不多的理智急速減少，現在已經變成由本能控制身體的野生形態了嗎？」計歡訝然失聲。

這時許令嘴裡已經發出呼嚕呼嚕像餓熊似的聲音了。

他當機立斷，起身一溜煙跑了出去，就在他把門闔上鎖死的那一刻，房內咆哮聲驟起，許令終於因為肚子餓而暴走了！

計歡立刻鎖緊房門，又找出木條在門上橫橫豎豎的釘上數道，將它徹底封鎖，以防失去理智的許令出來害人。

這時，身後腳步聲踢踏響起，那種韻律十足的節奏感很熟悉，一聽就知道是諸寧兒。

「歡歡，你在幹麼？」

背後傳來諸寧兒的聲音，計歡完成手頭上的工作才轉身說：「老頭因為肚子餓而導致理智喪失，變成食人猛獸了！」

「這麼誇張？！」諸寧兒捂嘴。

這時，計歡注意到跟著諸寧兒一起走來的那個長辮子小女孩，看第一眼只覺得她

精靈可愛，但再打量一眼，卻有種奇異的不協調感油然而生，那種感覺非常奇怪，就像是這小女孩明明站在眼前，但她卻不屬於這個世界，她是……不該存在的！諸寧兒見他看著那小女孩，立刻介紹她和計歡相互認識，「這是計歡哥哥，這是絲絲妹妹。」

「色狼哥哥好。」絲絲甜甜的說。

「好……什麼？誰是色狼啊！」計歡正覺得自己可能是被老頭傳染得有點神經了，但回過神來，聽清楚絲絲的話後，立即強烈抗議。

「因為哥哥一直盯著絲絲的胸部看，所以肯定是色狼哥哥！」她篤定的點頭。

「我盯著哪裡看了！」計歡氣得手指顫抖，「妳那裡平得像飛機場，有什麼好看的！」

「寧兒姊姊，色狼哥哥欺負我。」絲絲委屈的說。

「計歡，你在想著什麼啊，絲絲還沒成年呢。」諸寧兒皺起眉頭，義正嚴詞。

「成年了我也沒興趣動她半根手指頭！」他立刻搖頭，大叫冤枉。

「撒謊。」絲絲扮了個鬼臉。

「妳真是太不可愛了！」

這時絲絲卻像是被什麼吸引住，一雙大眼睛直盯著病房瞧，聽到裡面傳出奇怪的聲音，就問：「裡面有怪物嗎？絲絲可以看看嗎？」

計歡讓開到一邊，露出被木板釘死的房門，陰森森的笑，「如果進去的話，會被吃掉的哦。」

絲絲咬著手指頭，很困惑的樣子。

「絲絲，別聽他的，現在裡面的爺爺身體狀況不好，會嚇到妳。」諸寧兒瞪了計歡一眼。

「那絲絲先走啦，絲絲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」又看了一眼病房，絲絲揮著手和諸寧兒告別。

「妳剛才不是說要來這裡找人嗎？也許我們能幫妳。」諸寧兒說。

「不用啦，我不喜歡色狼哥哥幫忙。」絲絲兩隻手插在牛仔裙的口袋裡，蹦蹦跳跳的走了，長辮子在她身後一甩一甩的，活潑可愛。

「再見了，非常不可愛的小妹妹！」計歡對著她的背影大聲說。

絲絲的辮子忽然直豎起來，彷彿被無形的力量牽引，竟在空中畫出一個鬼臉形狀！

啊

計歡揉揉眼睛再看，那條長辮子依然在絲絲背後躍動著……是他眼花了嗎？

「真奇怪。」他嘟囔著，看向諸寧兒，「妳從哪撿來這個小鬼？」

「半路遇到的，她的車沒油了。」她隨口回答。

「啊？她開車？她有駕照嗎？」

「我沒有駕照，不也照樣開！」諸寧兒無所謂的聳聳肩。

「什麼？妳竟然沒有駕照？！」計歡頭一次聽到這個駭人的事實，想起以前坐著無照駕駛的諸寧兒開的四肢不全的吉普車，他不是已經屢次和死神擦肩而過？

「叫那麼大聲幹麼？」但諸寧兒笑嘻嘻的，毫不慚愧，「別怕，本人的駕駛技術一流。」

「哼……」計歡正想說什麼，身後病房內驟然有股強大怨氣爆發，那怨氣幾乎凝成實質，懸空哭號！

「看來老頭已經因為飢餓而完全失去理智了！」計歡臉色沉重不已。

「那怎麼辦？」諸寧兒焦急的問。

「必須多買幾隻烤鴨，否則大事休矣！」他果斷的拿出手機，又向餐廳追加了五隻烤鴨。

半個小時後。

在向病房內連續扔了五隻烤鴨後，暴走的許令終於被食物安撫下來，理智回到腦袋裡，靈寵也一一歸位，這時計歡和諸寧兒才敢進病房收拾殘局。

酒足飯飽的許令，從餓鬼形態中解脫，重新變回彌勒佛似的模樣，看來人畜無害。對於計歡要求他幫助黃綾圓命的請求，不但答應得很痛快，還準備祭出計歡聽聞已久的神奇技能。

因為諸寧兒的申請得到許令批准，她可以全程參與計歡一切圓命活動，此刻也不需要避諱什麼。

「上古圓命術？」計歡和諸寧兒異口同聲的重複。

諸寧兒不太清楚，她雖然目睹了命師的神奇之處，也從計歡口中得知了一些有關命師的知識，但仍不算瞭解，對於上古圓命術這幾個字代表什麼，沒有具體概念。但對計歡而言，這種經由數字計算就可以落定每個人一生之命運格局、大事小情，無有遺漏，甚至還能預卜王朝興衰、世道輪替的技能，簡直就是如雷貫耳！

「就是傳說中伏羲從龜甲上獲得的神奇預知技能嗎？」計歡問。

「那是傳說，其實這種方法是遠古時的圓命師們做出的一個理論，具體點說，就是個龐大無比的數學公式，這個公式囊括了世間一切變化，從無限遠的遠古，到無窮盡的未來，都在其中，如果完全精通，那麼過去未來都在手心裡了。」也許是心情好，許令解釋的格外仔細。

「那你掌握了多少？」計歡好奇的問。

「十之一二而已。」許令說：「人力有窮、天意無盡，如果有當年我在龜甲聖地時的那些同伴幫助，可能對《天地命譜》的研究會更深入……說這些幹什麼，不許問什麼是龜甲聖地、不許問我當年是什麼身分、不許問什麼是《天地命譜》！」計歡連續幾個疑問還沒出口，就被塞回到肚子裡，不禁一陣氣短，好一會才憋出個問題，「你為什麼不教我上古圓命術？」

「我教了。」許令說。

「啊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計歡下意識的摸摸腦袋。難道這裡在他不知情的狀況下，被塞進過什麼東西？

「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以無心御使大道，才是至上。」許令搖頭晃腦的說。不過，計歡完全沒聽懂。

「總之，臭小子，你得記住，知識都在心裡！找不到的話，就問問自己的心！」計歡不禁用崇敬的眼神看著他，「我發現你現在特別高深莫測。」

「哈哈哈。」許令仰天大笑三聲，大概想擺擺高人姿態，可惜不巧的是，半空中一隻蒼蠅瞄準了這個無底深洞，嗡一聲鑽了進去，計歡和諸寧兒只能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無法施以援手。

於是大笑聲戛然而止，許令瞪大眼睛呆了幾秒，接著就捂嘴直奔洗手間，計歡急忙跟過去，足有十分鐘，一老一少才步履艱難的走回來。

諸寧兒想說話，卻被許令搖手制止，意思是，就讓一切悲哀的往事都隨風飄散吧。接著許令開始用所謂的上古圓命術替黃綾算命。

首先需要黃綾的生辰八字，這個計歡知道，是那天向龍門的孫山「要」來的。接著，許令又問了些奇怪的問題，比如黃綾長相如何、手指長度、身材怎麼樣、頭髮顏色等等，總之，巨細靡遺，稀奇古怪。

計歡被問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哪記得所有細節，於是想再回去仔細觀察一下黃綾。

「什麼仔細看，記得多少說多少！」許令當下吹鬍子瞪眼睛，「在先天命術裡，第三者，也就是旁觀者的位置非常重要，不在你看到了多少，也不在你怎麼看到的，只在你看到了什麼！」

「無法理解。」計歡茫然，但還是努力回想。

許令卻把他說的所有話都轉化成一個個數字，在本子上計算起來。

諸寧兒在旁看著兩人，不斷喃喃重複許令的話，「不在你看到了多少，也不在你怎麼看到的，只在你看到了什麼……」

那彷彿是一閃即逝的光亮，在她心裡激起了連圈漣漪，有種感覺就要脫口而出，卻又不知道如何去說，於是，她從背包裡掏出碳筆，在牆上勾勾畫畫的塗抹起來。時間已經是夕陽西下，落日的餘輝映過窗櫺，照在病房裡，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層金邊。

許令在寫，諸寧兒在畫，各自沉浸自己的世界裡不能自拔。

而計歡，卻感覺到一種無言的神祕，幾乎讓他的心臟戰慄起來，命運彷彿透過兩種不同的途徑在向他宣讀同一個啟示。

許令的數字推衍無窮無盡，諸寧兒則是畫完了這面牆壁，又朝另一面牆伸出魔爪，似乎不把整間房間塗滿誓不罷休。

剛開始，計歡還興致勃勃的一路細瞧，看許令行雲流水般寫出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數字，看諸寧兒塗涂抹抹的畫出不知其意的圖案。

然而，半小時後、一個小時後、兩個小時後……

計歡打了個哈欠，從瞌睡中醒過來，那兩位依然忙碌個不停。許令身邊記滿數字的白紙已經有滿滿一大疊，依然看不出個究竟，而三面牆壁也被諸寧兒畫得亂七八糟，看那暗雲低垂、大樓傾塌、無數人奔走逃命的畫面，竟是一幅末日景象。

「哇呀。」計歡站在諸寧兒身邊嘖嘖稱奇，不過諸寧兒沒理他。

討了個沒趣，他更覺得無聊，看窗外已是日薄西山，肚子又餓得咕咕叫，他乾脆出去找吃的，免得老頭再因為肚子餓而退化成野獸形態。

出了病房門，他睡眼矇矇的四下打量了一陣，卻悚然一驚，瞬間清醒。只見牆壁和地上被犁出深深的巨痕，彷彿有個擁有巨爪利刃的怪物肆虐過，整條走廊空盪盪，沒有半個人，大樓似乎變成了鬼域。他想起夢裡似乎有聽見吵鬧聲，但沒太在意，以為只是作夢，此刻所見，難道…

「難道我還在夢裡？」計歡懷疑著，但一把掐在自己腿上，卻是疼痛入骨。又見到水泥地上被利刃勾起似的傷痕直往樓上去，就好奇的跟到樓梯拐角，往上瞧。只見那痕跡一直向上，然後就聽到一聲慘叫。

「啊——」計歡被嚇得打了個冷顫，忽然有身墜血腥地獄的錯覺。  
「難道有暴徒入侵，屠殺整間醫院的人？！」這個猜測讓他再也等不下去，直往樓上跑去。

也就在這時，樓上腳步聲急響，計歡立即凝神提防，只見一個身影闖進視線裡，他當下瞪大眼睛，感覺難以置信，「蝦咪？！」

他看到一個手捂胸口、幾近全裸、身上只剩幾塊布片遮體的……中年大嬸護士。那大嬸護士見到計歡後，又是一聲高分貝嘶吼，其音域之高橫跨三個八度，震得計歡雙耳欲聾、眼冒金星，再回過神來，那護士已經絕塵而去，消失無蹤。

「喂、喂！發生什麼事情了！」計歡追問，當然得不到回答。  
「難道是強暴……不可能吧！」想到這個可能，他不禁打了個寒顫，實在無法想像有人竟然有這般奇特的「性趣」。

這一路上的奇景讓計歡益發好奇，腳步越來越快，連跨幾個台階，又轉個彎，五樓走廊已經映入眼簾。

這裡的狀況更混亂，地上不僅有像被什麼東西犁開的凹痕，還有大塊大塊的玻璃碎片，空盪盪的窗外是整片黑色夜空，一派淒涼，像被颶風肆虐過的現場一樣。忽然，計歡聽到「嘩啦啦」一陣奇異噪音傳來，像是電流滾動，抬頭看向走廊深處。聲音似乎是從黃綾的病房那裡傳來的？

這個念頭在腦子裡掠過，計歡心神驟然一緊，想到黃綾可能遭到意外，立即往那邊跑去。

然而等五〇八病房進入他的視線後，卻又看見一個讓他意外的場景。  
有個留著長辮子的小女孩，正把手放在那扇純鋼大門上，幽藍電流在門上來回竄動，高壓電幾乎形成實質。

聽見腳步聲，小女孩轉過頭來，露出一雙奇異且沒有瞳孔的眼睛。  
「妳是……絲絲？哇！快躲開！」計歡記得這個小女孩，但眼前的情況實在不容他細想，認為絲絲觸電而無法脫身，救人的念頭先於一切，他一個箭步撲過去把她撞開，兩人跌跌撞撞在地上滾出好遠。

「……你！」絲絲被計歡嚇了一跳，原本一片白色的奇異眼睛裡，黑色瞳孔驟然聚焦出現，指尖上有宛如蜘蛛絲的銀線悄悄探出，往計歡身上攀爬。

「妳沒事吧！」計歡很焦急，把絲絲摟在懷裡翻來覆去的看，他知道黃璞布置的

高壓電有多恐怖，他只不過稍稍碰一下就頭冒青煙，這小女孩被黏在上面電了這麼久，是不是已經魂歸西天了？

絲絲被計歡搖來搖去的，覺得很暈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「喂，妳沒事吧？妳沒事吧？」計歡見她一聲不吭，更急了，當即高呼，「醫生！醫生！」

「醫你個大頭鬼啦！」絲絲清醒過來，一口咬在計歡手臂上，痛得他鬆開手，而已經將他纏住的絲線也驟然縮回，消失無蹤。接著她自顧自的爬起來，瞪著計歡，「不許占我便宜，色狼！」

「我才不是色狼！」計歡反射性的嚷著，隨即又想起什麼，難以置信的看著絲絲，「妳沒事？妳碰了那門竟然沒事？那門上有高壓電的！」

「門？」絲絲稚氣的臉上露出奇異的譏笑表情。

計歡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，這時，身後傳來「砰」一聲，接著「嘩啦」聲大響，似乎是重物落地又四散跌開一般。

他訝然回頭，卻看到遍地的金屬碎片，它們幾秒鐘之前還是一扇完整的鋼製大門，此刻已經碎得極有規矩，全變成一塊塊十立方公分左右的正方體鋼塊，切口相當整齊，甚至閃著銳利寒光。

這可真像是刻意設計的自爆模式。

「啊？啊啊？」計歡很驚訝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而與他同樣驚訝的，還有此刻正在五〇八病房內的黃璞了。

原本隔在中央的大門消失不見，讓兩個男人如宿命般又重逢了！

「計歡？」黃璞皺著眉頭看看計歡，又看看自家支離破碎的門，語氣平淡如水，冷漠中卻透著寒意，「你竟然還敢來騷擾我妹妹？還弄壞了我訂做的門？」

「我對你妹妹沒有任何企圖，至於你的門，我更可以解釋，它有可能是使用期限到了老化塌掉的，或者是想不開了自盡身亡，和我絕對半點關係都沒有……」計歡擺手解釋。

「滾，我不想見到你！」黃璞仍然保持著世家子弟的風度，但說出的話卻不那麼中聽。

計歡頓時額心青筋直跳，沒直接一拳砸到那張自命高貴的臉上，已經是他盡力忍耐的成果了。

黃綾卻像沒感覺兩人間的險惡氣氛似的，從哥哥背後探出身子，笑嘻嘻的和計歡打招呼。

「黃璞，你最好客氣點，我是看在你妹妹面子上不和你計較，別以為我怕了你！」計歡把火氣壓抑再壓抑。

「不許提我妹妹！」黃璞的逆鱗是黃綾，事情一旦與她有關，他就無法保持理智，什麼世家子弟的大度和豁達都瞬間消失。

黃璞盯著計歡，英俊的臉上掛滿冰霜，眼中似乎能夠射出冰箭，「沒看到我在門口掛的牌子嗎？你和流氓還有色狼不得入內！你看不懂中文嗎？」

「流氓還可以，色狼就有點過分了。」計歡不怒，反倒笑了，「告訴你，我纏定

黃綾了！」

「……是你自己找死！」黃璞被惹毛了，再也不顧什麼風度，隨手抄起一把寒光冷冷的寶劍，直往他衝過來。

「其實我有個互利的好提議，咱們可以喝杯茶坐下來好好聊聊天……唉呀！你真動手啊！」計歡狼狽避開迎面刺來的一劍，大叫著。

「去死吧！禍害！」黃璞手中寶劍劃出道道寒光，直逼計歡。

被稱為禍害讓計歡非常的憤怒，可惜他沒有精力反駁了，第一眼看見黃璞抄起這把古香古色的長劍，他以為黃璞只是隨手拿的傢伙，但是幾劍劈過來，他立即明白事態嚴重，那徹骨透體的森寒劍氣，讓他寒毛直豎。

而且還差點死於非命！

那一劍橫空而來，在計歡脖子前方幾寸掠過，冰涼涼的劍身「嗖」一下飄過去，刺激得他雞皮疙瘩暴起，而被劍鋒刺中的牆壁，被刺出了一條直通樓外的細縫，計歡躲過後，匆忙回身一看，驚得倒吸一口涼氣。

「你竟然真的想殺我！」計歡又驚又怒，沒多餘想法了，搓動手指大喊，「靈能聚現！」

靈寵小白當即出現，進化到一公尺長的小白，龍鱗、龍角半現，凌空聚形時隱有風雲相伴，賣相相當不俗。

小白的出現震懾全場，黃璞手拎寶劍楞了幾秒，而趁著兩人打鬥之際正要往五〇八病房裡摸去的絲絲，更是緊緊盯住了計歡，她眼中的瞳孔又詭異的消失不見了。

「靈寵？圓命聖師？原來你真的是命師！我見過不少五流命師，還沒見過像你這麼年輕的……」黃璞上下打量著計歡，有些不敢相信，接著語氣又轉冷，「仗著有一點天賦就為非作歹，我今天就要為民除害！」

「放屁，我看你才是混蛋一個，今天我就要代替全世界四十九億勞苦大眾滅了你！」差點被殺掉的經歷，讓計歡怒火衝破天靈蓋。此刻纏在他身體上的小白身形也變大，已經可以將他半個身軀包裹住，使他像穿了件黃黑紋理的光質半身甲，流光溢彩，炫目非常。

「哦？」一旁的絲絲見狀，托著下巴，露出非常感興趣和好奇的模樣，眼中的瞳孔已經恢復正常。

「哼！命師裝神弄鬼還行，打架就差遠了。」黃璞一抖手中長劍，劍身竟嗡嗡亂顫，彷彿傳說中的武林高手。

但計歡卻有了錯覺——黃璞身形猛的膨脹，宛如一座高山矗立在他眼前，一時間氣勢先弱了三分。

有古怪！計歡心中大叫。

這時黃璞已經撲了過來，人還沒到，劍就先到了。這一劍的速度如流光一般，瞬間就到了他眼前。

計歡即便有小白護身，也不敢硬抗能刺破水泥牆的寶劍，上半身猛向後彎，電光石火間，他的腰部彷彿被抽去筋骨一樣軟折下來，同時右足彈起，帶著千斤力道，直踢向黃璞下頷。

這一式防禦與攻擊並重，是計歡近十年來，將拳術與靈寵結合，錘煉至今的最高絕招。

面對這招絕技，黃璞瞳孔緊縮，口中暴喝，停步回腕，不知用了什麼手法，長劍的劍身竟然悠然轉折，倒轉一百八十度，像鞭子一樣，猛抽回來，直劈向計歡腳尖！

「啊？！」計歡被這種無視物理定律的招式嚇得目瞪口呆，不過幸好他有小白護體，關鍵時刻小白把尾巴纏在他腳上，猛向下拉，制止了他的動作，否則這一腳踢在劍刃上，他下半輩子就得拿柺杖走路了。

一次交手，幾秒的時間，兩個人都在生死邊緣走了一遭，對彼此的危險等級評價頓時加了五顆星，都退開幾步，虎視眈眈，不敢輕啟戰端。

「你的劍怎麼會拐彎？」這讓計歡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不告訴你。」黃璞悶哼。

「你手裡的劍有古怪。」計歡看向他手中的劍，那把劍比一般的劍要長，劍身烏亮亮的，偶爾有光映上去，竟彷彿像要活過來一般。

「你出身哪裡？」他又問，這黃璞顯然不是普通人，但見他還是不想說，就刺激他，「不是見不得人吧？」

「哼，告訴你也無妨。」黃璞左右瞧瞧，見沒有外人，與計歡同來的那個小女孩也似乎被嚇跑了，就說：「我是器靈宗第五十六代嫡系傳人！」

「器靈宗？」那是什麼？

「孤陋寡聞。」

黃璞鄙夷的眼神讓計歡咬牙，立刻反擊，「不知道又怎麼了？你還未必知道命師五流呢！」

「顯龍隱鳳驚世麒麟，萬年靈龜廣巨鯤鵬，五流赫赫的大名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黃璞淡淡說道。

黃璞所在的家族——器靈宗，也是隱藏在一般世界之外的神祕族群，與五流一樣流傳千年，彼此之間雖然沒什麼密切往來，但長久流傳中，有接觸、有淵源，甚至有些恩怨情仇，都不奇怪。

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不必家族長輩刻意提點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會對其他流派有印象，特別是曾經指點天下興衰數百年的五流，怎麼可能不瞭解？

但對計歡來說……呢？什麼龍什麼鳳什麼麒麟，又靈龜又鯤鵬的，都是什麼啊？

他知道龍門，但鳳、麒麟、靈龜、鯤鵬，是什麼？難道是其他四流？

計歡可沒有那麼家學淵源，唯一的師父兼老爸——許令，又是個不負責任的老頑童，這一下被黃璞完全壓制，根本無法回答。但這種時候也絕對不可能開口發問，連自家命師流派分幾脈傳承都不知道，太丟人了！

黃璞沒有在嘴皮上討便宜的習慣，也不再說話，只將長劍高舉過頭頂，做出將要下劈的姿勢。

計歡收斂精神，盯著黃璞，他五官之外的第六感一直感受到一股威壓，彷彿眼前的黃璞身上有種奪人心魄的氣勢。

而這種威壓的源頭，似乎不是緣於黃璞自身？

來不及多想，對方已經雙手揮劍，猛的斬下，明明相距四、五公尺遠，黃璞仍然揮劍，看似無意義的動作，卻有詭異影像出現！

驟然揮下的烏黑劍鋒中，竟猛衝出一頭黑斑猛虎！

「什麼玩意啊？！」計歡驚叫，雖然訝異，但本能反應使意念所至，纏在他身上的小白驟然彈了出去，撲在那頭猛虎身上！

未成形的靈寵小龍，與劍鋒中衝出的黑虎撞在一起，明明是兩隻不存在於現實中的凶獸，卻展開了凶悍的搏鬥。

一龍一虎撕扯糾纏，翻滾的身形彷彿有千萬斤重，壓碎地面、擠塌牆壁，轟轟烈烈的像是電影裡的怪獸大戰。

靈寵是命師自身靈能所凝結，與黑虎接觸的那一瞬間，計歡立即察覺到彼此間的差異，黑虎絕非靈寵，而是……

是那把劍！

他驟然把目光轉向黃璞手中的長劍。

那劍身長超過一公尺，色澤烏黑，此刻劍身上正流轉著微光，構成簡單的圖形——一隻正在咆哮山林的猛虎。

「哦？終於發現了……」不知道什麼時候已坐在窗台上的絲絲見到計歡的神色，低吟一聲，她無聊的晃著兩隻腳。戰鬥只在一開始給她一點驚喜，其他部分都很無聊，那兩個人忙著打鬥，也沒人注意到自己。

這時黃璞兩手握劍，雙眼緊盯著劍刃，全神貫注，當計歡鬼鬼祟祟的挪過來時，立刻敏銳的察覺到。

「唰！」長劍化做寒光劈下。

黃璞反應如此之快，讓計歡偷襲不成反被嚇了一跳，急忙側身閃避，一道銳利劍氣吹面刮過，遍體生寒。

叉叉你個圈圈的！計歡心中喝罵，再次確定黃璞這小子是真想要他的小命，心中怒火「騰」一聲直湧大腦，幾乎燒透天靈蓋。

但黃璞手中的利刃卻是真實的存在，手無寸鐵的計歡不僅占不了多大便宜，還被逼得左竄右跳，潰不成軍。

而另外一邊，沒了黃璞指揮，黑斑猛虎卻落了下風，被小白團團纏住，再怎麼咆哮掙扎也掙脫不開。

黃璞瞥了一眼那邊的寵物對決，咬咬牙，手中利劍又快了幾分，大概是想擒賊先擒王，只要制伏計歡，那計歡的靈寵再厲害也構不成威脅了。

「有種你放下劍咱們公平對打！」

計歡被黃璞一陣急攻逼到牆角，忿忿大叫，仗著手中利器傷人，太無恥了！

但黃璞宛如未聞，手中利器一去一回都有章有法，挑、刺、削、割各式劍路靈活運用，計歡那自學的野路子拳法，面對如此成熟的套路，想反擊並非那麼容易的事。

被擠到牆角，計歡面臨絕境，此刻他急需要一件趁手武器。刀啊棍啊，就是拎個

酒瓶，也好過赤手空拳面對能夠刺穿水泥牆的利劍啊！

又狼狽閃過一次刺擊，他的後背已經抵住牆壁，無路可逃了。

黃璞露出冷笑，他其實不想幹掉對方，只要在無關緊要的位置割上幾劍，讓計歡在床上躺上半個月，給他一個教訓就夠了！

如此想著，面對逃無可逃的計歡，黃璞手中長劍不停，挺臂前刺，向他的肩膀刺去。

就在這時，他忽然看到計歡嘴邊綻開惡意微笑，黃璞當下警覺，劍勢慢了三分，而計歡一隻手猛從背後甩了出來，有件紅紅的物體帶著呼嘯風聲猛往他砸過來！什麼東西？

黃璞練劍練了十多年，各種狀況該有怎樣的反應已經刻在骨子裡，他幾乎是下意識的斜步側身收劍，再出劍斜削。這一招很厲害，側身斜步避過敵人長重兵器的威脅，舉劍斜削化解對方兵器的威力，等於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，進而反擊，可以說是攻守兼備的妙招。

但是……

「嘆！」黃璞手中寶劍削過那紅色物體，輕而易舉的切入，可隨之而來的卻是輪胎漏氣的巨響，接著一片白茫茫、冰冷冷的氣體暴衝而出。

滅火器？！

黃璞終於看清被他砍破的東西是什麼，心中大叫不妙！

但是已經晚了，就算劍法再厲害，黃璞也不可能達到傳說中舞起劍來滴水不入的境界，但就算真能滴水不入，面對無孔不入的二氧化碳氣體，想一滴不沾也是純粹扯蛋。

冷凝煙氣噴過，走廊內的溫度瞬間降了十度，處於氣體正中心的計歡和黃璞都變成白色的雪人。

「啊！」臉上掛著霜的計歡大吼一聲，趁著這機會往黃璞撲過去。

和已有準備使用這同歸於盡招數的計歡不同，黃璞被刺骨的冰寒給驚了一下，再反應過來時，計歡已經撲到眼前，神色看起來猙獰無比，但他練劍十幾年畢竟不是白廢，這種緊急時刻，還來得及回劍自守，將劍鋒橫在兩人之間，割向計歡的拳頭。

計歡沒料到黃璞還有這一招，但發出去的拳頭已收不回來，眼看自己的手就要被切成兩半，絕境中他又變新招。

「看我雙重鐵沙掌！」計歡當然不是用他在沙子裡捅了將近五年的手掌去劈劍刃。他是武痴，不是白痴，知道就算再捅五十年，手掌也不可能與鋒利寶劍正面對抗。

只見他化拳為掌，另一隻手閃電伸出，左右一夾，靠兩隻手發力夾住了黃璞的劍！

「空手奪白刃！」黃璞驚訝得直吸氣，沒想到他竟然會這麼一手。

而計歡得勢不饒人，夾著劍的雙手高舉，讓過劍鋒，腳步前衝，右膝直撞，直頂在黃璞小腹上，劇痛讓黃璞一陣痙攣，計歡則趁機將那把寶劍搶了過來。

長劍一離開黃璞的手，那隻黑虎立即淡化並且消失，漸漸隱沒在空氣裡。

「還給我！」黃璞劇痛稍緩，就撲到計歡身上，由於沒有劍，空手功夫又不怎麼樣，只能靠本能動作。

「不給！」計歡兩手高舉長劍，也沒餘力去攻擊黃璞，於是兩人跌跌撞撞滾成一團，這對於可以操縱神奇元素進行戰鬥的他們來說，未免有點尷尬，但更尷尬的是，這一幕又被某人撞見並且捕捉了。

「喀嚓。」有點熟悉的相機快門聲，加上白光閃過，計歡和黃璞同時停止動作，訝異抬頭。

只見被相機擋住半張小臉的黃綾，正向他們露出詭異的微笑。

「哥，計歡，你們還真是……嘿嘿。」黃綾笑嘻嘻的說：「這個姿勢很不錯，再來一張。」

「喀嚓……」計歡和黃璞好像觸電一樣，兩人猛的彈開，然後又覺得不安全，彼此退後好幾步，相隔快十公尺，這才覺得有些保障。

「還你！」像是覺得燙手，計歡把長劍丟了回去。

黃璞盯了他一眼，面無表情的從口袋裡掏出手帕，仔細的擦拭劍柄，彷彿那上面沾了致命細菌一樣，擦了好久才罷休。

這個過程中，計歡屢次想罵人又嚥了回去，閉目靜心調整好情緒，這才開口。

「黃璞，我真的有辦法，也有誠心要治好你妹妹的病，我希望你冷靜一點……」計歡覺得自己很誠懇。

「你想要什麼？」黃璞抬起頭，目光冰寒。

「我想辦法治好黃綾的病，等黃綾痊癒，用她的針術幫我救一個人。」計歡直接說。

「怎麼治？龍門宗師都對小綾的命格束手無策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黃璞沒什麼表情，他聽過太多類似的要求和承諾了，結果次次都是失望。

「現在還不知道……」計歡小聲說，又補充，「但一定會有辦法的！」

「等你有辦法了再說吧。」黃璞嗤笑搖頭，轉身挽起黃綾，往病房裡走。

計歡想要跟上去再說什麼，黃璞卻一甩手腕，劍尖挑起一塊紙牌落在他面前。

上頭寫著：計歡、流氓與色狼不得入內！

計歡止步，瞪大眼睛，一股怒氣在胸腹內翻滾，幾乎憋得他五內俱焚，但最後為大局考量，還是忍了下來，忿然轉身就要離開。

不過，在這一瞬間，他又想起一件不該被忽略的事情。

「咦？」他左看右看，卻沒見到那個叫絲絲的小女孩，「人呢？不見了……奇怪。」雖然覺得奇怪，也有點懷疑，卻沒有任何線索和證據，讓計歡覺得大樓裡的痕跡、被扒光的大嬸護士，甚至造成那扇莫名其妙碎成俄羅斯方塊的門會是絲絲所為。找不到絲絲，他也認為這個小女孩可能自行離開了，也沒在意，逕自下樓去了。而此時窗外的夜空中，靈能絲線編成的翅膀正緩緩扇動，讓絲絲飄浮在半空，一根完全透明的絲線，一頭繫在她手上，另一頭悄悄的纏上了計歡。

看著手中的絲線被越拉越長，盤坐在半空的絲絲用柔嫩小手托著下巴，露出思索的表情。

「這種年齡就成為圓命聖師，雖然驚豔，也不是僅有，麒麟家的那傢伙也差不多，剛才那個護士說，一夜之間有十幾個乙等客戶全部出院，這小子應付一個器靈族後輩還這麼費力，靈能水準只是一般，不可能做到……他背後肯定還藏著某個人。」那根透明的絲線越伸越遠，將她想要知道的，用某種常人無法理解的資訊傳遞方式展現在她面前。

「哦……」幾分鐘後，絲線傳回某個人的形貌，讓她驚訝得瞪大眼睛，眼中的瞳孔又詭異的消失，「這個人，這張臉，這種靈能氣息，是……文曲星？他沒死？他怎麼變得這麼胖了？」

「不過，既然文曲星在這裡，那《天地命譜》殘卷……嘻嘻，父親大人一定會非常高興的！」她自言自語著，因為所見出人預料，忘了警戒四周，當一道說話聲在頭上響起時，她訝然抬頭，才注意到黃璞的存在。

「妳是那個小女孩，妳竟然會飛？不對……妳究竟是什麼東西！」黃璞本想關窗，卻沒想到他剛探出窗子，就看見他本以為已經離開的女孩正飄在空中，還自言自語著什麼，他的表情由困惑轉為戒備，最後變得如臨大敵。

「嘻，器靈族的小子，你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哦。」絲絲扇動翅膀，落在窗台上。黃璞立即退後幾步，猛虎靈劍橫在胸前，他本能感覺到危險，極度的危險，刺激得他渾身上下寒毛直立。

絲絲背後驟然騰起如同海浪一樣的白絲大潮，猛的向黃璞撲過去。

他驚駭的表情立刻淹沒在絲潮中——

## 第二章 要人命的當鋪

「喀嚓」一聲，計歡和諸寧兒訝然抬頭，就看到一個漆黑的槍管正對著他們，而握著獵槍的人，就是那個看起來人畜無害的帳房老頭。

計歡眼前，是一片由碳筆塗成的巨大畫景，占據了東南兩面牆，堪稱巨幅。陰暗低矮的天空，幾乎壓在四散奔逃的人們頭頂，彷彿龍捲風一樣的狂亂漩渦接連天地，所過之處，大廈崩塌、高樓傾覆，汽車在半空飛舞，被捲入其中的人們絕望呼喊。

畫面正中央，就在兩面牆夾角的地方，一個八角套五環的奇怪圖案中，有個人俯身跪拜，而在他身後，另有個高聳身影雙手反握長刀，做下刺姿勢，刀刃已經沒入跪拜之人的後頸，流淌出的鮮血像是帶著生命一樣，將那八角與五環的圖案填滿……

整幅碳筆畫，畫風血腥陰暗，有股絕望悲哀的氣息欲奪牆欲出。

計歡知道諸寧兒是美術學院的高材生，卻沒想到她竟然能將不存在的虛擬場面畫到如此程度，既活靈活現，又凸顯氣氛。

「不過，這丫頭畫的究竟是什麼？」

可能因為消耗了太多精力，作畫者已經進入夢鄉，睡得無比香甜，計歡這問題自然沒人能回答。

「咦，這把刀？」計歡又注意到一個細節，那高聳人影手中的刀，不就是他從龍

建章手中騙來的黑殺戰刀嗎？

之所以如此篤定，是因為圖畫無比精細，就連地上刻著名字的刀鞘也纖毫畢現。

「那這兩個人是……」

由於圖畫上只有背影，無法辨認長相，特別是跪拜那人，整個身子蜷成一團，更無法看清，但手持黑殺像在行刑的背影，看起來像個女人，而且……怎麼有些眼熟呢？

計歡一手抱胸，一手捏著下巴，陷入思考中不能自拔。

就在這時，身後忽然傳來一聲驚叫。

計歡訝然回頭，看到許令整個人頭朝下栽下床，正撲倒在那一堆計算紙中央，手腳拍打著就是起不來。

「啊？老頭你沒事吧！」計歡急忙將他扶起來。

剛才他回來的時候，許令仍然在推算神祕的先天命術，他不敢打擾，現在是有結果了嗎？

從紙堆裡爬起來的許令，臉色蒼白，雙眼發直凝視虛空，喉嚨裡「呵呵」直響，好像鬼上身一樣。

在計歡的安撫下，好一會許令才能說話，但他冒出的第一句話就讓計歡疑惑不解。

「那個丫頭，她、她叫黃綾對吧！」許令抓著計歡的手，大聲問。

「啊？沒錯啊。」計歡不知所措。

「救星？凶星？」許令喃喃低語，眼神散亂，隨即像是下定決心一樣，「快帶我去看她！」

「她就在五樓的五〇八病房，不過，你知道她的命格很奇怪，是黑洞形態，而且不斷吞噬她的生命力吧！我答應過她哥哥，先想辦法彌補她的命格缺陷，再讓她給你治病。」計歡急忙說，他很重承諾，說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

「黑洞形態？沒錯了，沒錯了！」許令拍著手掌，「是饕餮奇命！吃天吃地吃自己，這種先天命屬缺陷沒辦法治，除非……」

「除非什麼？」一聽有但書，計歡連忙追問。

「除非以物降物。你知道上古神話時，大禹他爹治水用的是什麼？」許令問。

「嗯……鐵鍤？」計歡隨便猜一個。

「不學無術！」許令一巴掌拍在他腦袋上，「是息壤，生生不息的泥土，一個小指甲這麼大份量，就能變成一座山！」

「那和黃綾的饕餮奇命有什麼關係？」計歡摸著腦袋好奇著。

「當然有關係，你得找到息壤奇命，才能治好黃綾的先天命格缺陷。」許令看了他一眼，見他仍茫然，就說：「笨蛋，息壤生生不息，饕餮吃得沒完沒了，你把息壤扔它嘴裡，它不就永遠都吃不完了嗎？」

「哦。」這其中關鍵計歡立刻明白了，但仍讓他覺得困惑的是，上哪去找那個息壤奇命？

「我有個……老朋友。」許令說話時猶豫了一下，「他兒子今年十九歲，命格很奇怪，我懷疑是息壤奇命，但還有其他狀況，具體情況很複雜，我懶得說！總之，

他的命格表現主要是永遠都吃不飽，現在大概已經胖到破世界紀錄了，你自己去找他吧，地址是……」

「不會有危險吧？」計歡抄下許令說的地址，懷疑的問。

「當然不會！」許令篤定的說，不過下句話就不是那麼可靠了，「有危險也是對你的考驗。」

「你這樣說讓我覺得很不安耶。」計歡惴惴不安的看著他。

「不孝子，你想不想治好你爹我的病了？你究竟去不去？」許令橫眉豎目的瞪著他。

「去，當然去，你老人家先把綠球、鐵掌還有吞噬都收起來，別這麼興師動眾。」計歡陪著笑。

三隻靈寵一一化光消失，氣氛才稍稍輕鬆了些。

「那我去了？」

「等等，寧兒，你跟著他去。」許令推了推諸寧兒，意示兩人一起去。

被吵醒的諸寧兒，伸了個懶腰，半睡半醒的表示抗議，「人家還沒睡夠呢！」

「乖寧兒，和這傻小子走一趟，那家主人脾氣很怪，也許你能幫得上忙。」許令轉頭面對諸寧兒，換上一副慈眉善目的可親形象，態度轉變之快讓計歡咋舌，也暗自腹誹這真是差別待遇……

諸寧兒自然一口答應。

就在兩人準備出門的時候，許令又忽然叫住了他們。

「如果不能降伏壞奇命，又或者時間還早，你們就回家一趟，我在書房裡放了一樣東西，對降伏奇命很有幫助，還有……」許令的聲音突然變得有點奇怪，態度也變得怪異起來，「兒子，寧兒，有些事情，我現在不方便和你們說。但你們以後就會理解了，我希望你們能明白我的苦心。」

「嗯？啊？老頭你沒事吧？」難得許令演一次溫情戲碼，計歡反而不習慣起來。

「兒子，我在你身上留了很多東西，和一些問題的答案，當你因某些事情而迷惑不解的時候，答案就在你心裡。」許令拍拍計歡的肩膀，像是不經意的隨手一揮，將一根不存在於視線中的絲線割斷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？」計歡心中湧起很不舒服的感覺，這番話怎麼那麼像是……遺言呢？

「不孝子！」許令忽然暴躁起來，「老子說了這麼久，你還不明白！」

「啊？」計歡懵了，懷疑老爸該不會身懷變臉絕技，表情怎麼說變就變，連點預兆都沒有。

「老子就是讓你多帶點醬八珍、蜜滷蹄膀還有棗泥豆沙包回來！老子喜歡吃什麼你不知道？天天吃烤鴨都快膩死了！這種不好意思的事情，非得明說嗎？」

「啊？」許令暴跳如雷的樣子像隻沒了食物的熊。

原來還是為了吃……計歡沉默了一下，面孔剎那間像是被籠罩在陰影裡。

「不孝子！笨蛋兒子！」許令依然喋喋不休的抱怨。

「以你厚顏無恥的修養和功力，竟然還知道什麼是不好意思？那年過年的時候，

你吃光了家裡的儲備食物，害我在冷天裡出去擺攤算命，你記得嗎？記得嗎？！」計歡驟然爆發，「還有就在剛才，肚子餓到想吃人！現在又說烤鴨吃膩了想換新花樣，連吃五隻當然會膩！你慚愧嗎？慚愧嗎？！」

「啊！氣死我了！」許令的脾氣宛如氣球一樣，一吹就漲，再漲就爆，此刻就在爆炸邊緣，三隻植物靈寵又被召喚出來。

「來啊來啊！」計歡的小龍版小白也躍躍欲試。

值此關鍵時刻，和事佬高手諸寧兒急忙把計歡往門外拖去。

「呵呵，老爹，沒事的話，那我們先走了！」

看著諸寧兒和計歡的身影消失在門口，許令陷入沉默中，滿室滴血蘭花鮮豔的顏色，也隨之黯淡下來……

Crescent